

夜光杯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。

公元752年(天宝十一年)秋，李白行游燕山，作名篇《北风行》。其中有佳句如斯，极尽燕地苦寒和战事残酷之意。

轩辕台，今何在？恰好位于举行北京冬奥会的主场馆所在地——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和北京市延庆区之间。这一带，皆属燕山。

燕山，是中国北部横亘东西的主体山脉，西起张家口，东至山海关，北邻坝上高原，南接河北平原，西南与太行山相握。整体面积东西长约420公里，南北宽近200公里，海拔600至1500米。

燕山，系华北地区北部的天然屏障，喜峰口、古北口、黄花城、居庸关、东方向口、独石口、张家口等均为长城重要关隘，是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城进入华北平原的必经之地。最东端之山海关，更是咽喉所在，号称“天下第一关”。

常常的，凝视着燕山的燕字，我疑云满腹。

燕之名，来自谁？为了打开这团迷雾，我查阅不少史书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文史资料极其稀少，且语焉不详。即使《史记》所述，也是云里雾里。由于秦皇焚书，致使燕国史籍大量销毁，而荆轲刺秦，引发秦皇痛恨报复，更直接导致“六国独燕无后”(顾炎武语)。

经过反复比对、相互佐证，还是得出了一个大概：商代，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一带，曾有一个匡国(也作郕国)。公元前1044年，周武王灭商后，封其弟召公奭于此地，史称燕国。公元前7世纪，燕国向冀北、辽西扩张，吞并蓟国后，建都蓟(今北京市)。十分吊诡的是，查询现有记载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战国七雄之燕国，在当时并非此名，而是“匡国”或“郕国”。既然周朝封国的都城已经迁移，国境大大扩张，国祚如此绵长，难道还与前朝使用同一国名？

无有信史，不能断言。史书何时始称燕国呢？六国统一之后。为何改称燕国呢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据多数专家推断，“匡”“郕”与“燕”字音义相通，相互假借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匡，匿也，昷声。”“晏，安也，从日、女。”其本意为“黄昏时与女眷相聚而欢”，比喻幸福安逸。“燕”，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，即燕子貌相：鸟头、长而尖的翅膀、尾巴分叉。这种候鸟的最主要特征，便是在巢内呢喃相亲。

燕字的另外寓意，便是春使者和吉祥鸟，进而表示生活美好、邦国安宁。

周朝开国时，最大功臣有三人，即周公旦、姜公尚和召公奭。那么，为何将功臣之首的召公奭封于距离都城最远的燕地呢。

答案只有一个：国之屏障、无比重要。

既希冀幸福温暖，又呼唤和平安宁。燕，蕴含着多么美好的理想啊。

但是，两千多年来，燕地，恰恰是苦寒、战乱之地。

秦统一之后的第一场农民起义的引信，由此拉响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和九百名民夫，被送往燕山深处的渔阳戍边，适逢大雨，不能如期赶到。按照秦律，逾期当斩。为了求生，揭竿而起，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崩溃。

唐朝的衰亡，也由此开启。安史之乱，不言而喻。安禄山的盘踞之地，就是燕山山脉周围，而他称帝的国号，竟然也是“燕”。

公元936年，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燕山山脉为中心的幽云十六州与契丹，自称“儿皇帝”。从此，中原北门洞开，遗患无穷。北宋覆灭，主因在此。

公元1211年至1215年，蒙元军队三次围攻金中都(北京)，主力都是翻越燕山山脉，灭金之后，再灭南宋。

直到明朝建国，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深深认识到国之患。于是，将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全部北移，迁都北京，“天子守国门”。

但是啊，燕山防线总是频频出险。

公元1449年9月，正是在今天冬奥会主场馆附近的土木堡，明朝第六任皇帝——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蒙古瓦剌部生擒，制造千古笑谈。而最终，明之亡国，仍是由于燕山山脉最重要关口——山海关的沦陷。

抗日战争初期，战火焦点长期集中在燕山山脉中的长城沿线。长城沦陷，国难降临。

检点历史，愤慨万千。作为京都屏障，燕山的冰雪，始终苦寒；燕山的翅膀，从来沉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国家统一，江山稳固。国际关系，和平共处。随着新时代的到来，燕山深处的一块块坚冰，终于全面融化。整个山脉，变得富裕起来、美丽起来、轻盈起来。“冷资源”终于带来“热能量”，尤其是崇礼区依托冰雪的自然禀赋，大力发展生态经济，实现美丽与财富相生相随，蹚出了一条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“崇礼路径”。

燕子，春天、幸福、安宁，早已成为燕山的固定舞伴。

而今，在李白曾经悲怆的那片天寒地冻的雪原上，竟然举行着欢乐的冬奥会。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在冰雪之间滑翔、翻飞，宛若春天的燕子。群山、村庄、冰墩墩、雪容融，连同凝滞的冰雪，也都纷纷热舞起来了。

如今的燕山，这亿万年的苦情者，开天辟地第一次露出了笑脸。它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化身燕，穿上梦想的衣裳。

这天地的精灵，鼓荡起黑铁般坚挺的身躯，扇动着白雪般轻盈的翅膀，飞翔在新时代的春风里，飞翔在大中国的天空里。

听过三次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

最早的版本，自然是莫文蔚小姐。听完就觉得，可以去KTV把它练起来啦。她独特的嗓音气质，给这首本来就动人的歌，加了太多分。尤其她还是(我心目中唯一一个)能把大红大绿的奢侈品穿得熨熨帖帖的女明星，又能hold得住热闹，又能把玩冷清，太难得。

然后，去年年中，芒果台的《宝藏歌手》，孟慧圆小姐。虽然珠玉在前，我还是觉得她唱得清新脱俗，有自己的味道，的确是“宝藏”。评委荒井十一特别介绍说，她是最早唱这首歌demo的人——怪不得！果然大家都认识呢。

再然后，就是最近的韩红小姐。她是唱将，功力自然无须赘言。但是不晓得为什么，只唱了一遍，没有唱第二段的反复，就结束了。我很奇怪，旁边的朋友就劝：“这种舞台，能让她一个人独唱一首歌就蛮好嘞……”

但是，这恰恰就是这个舞台的问题吧——为了赶时间或者待遇还是什么别的原



边看边聊

小而美，然后大千世界

马塞洛

因，把作品阉割了，被差评就也毫不意外了。尤其是，被剪掉的不是几句歌词、一两分钟，而是这首歌的意境——流行歌一唱三叹的套路，在此地变成了值得反复品味的叹息。不反复，意境就差了，只是一个会唱歌的人，来了唱一首好听的歌，这算啥呢，应个卯吗？

换个角度看，张艺谋总导演的冬奥会开幕式，嘞就嘞在有意境呀。画面堪比《英雄》和《十面埋伏》的廿四节气倒计时就不说了(指路公众号“魔法童书会”，魔法Auntie连夜吐血整理了文本)，现场那片猫草一样的绿林一飘出来，我的心就喵喵喵个不停喽(反正冯小刚都导演过马年的，有生之年，姆们还是有盼头的)。有句讲句，在节目单上看到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，还是蛮惊艳的，和看到《只此青绿》一样惊艳。红上加红、烈火烹油的大舞台能来这么一笔“无人的空荡”，高级得不

得了——人没到齐的团圆饭，最有话题了；都来齐了，就只能沸反盈天了。可惜《只此青绿》的转播效果也不好，本以为放出了胜负手，结果也只能说赢得莫名其妙(看了b站的版本，就知道妙在哪里啦)。

其实，开口声声“这世界那么多人”，最终只是在唱“我们”，唱的“我们”两个人——不，只是一个人，是“这世界有那么个人，活在我飞扬的青春”。光阴的长廊，空余脚步声响，只是当时已惘然，想呀想出神。——最后虽然是没有人，但是最初唱的是“多幸运，我有个我们”，这么一回想，这态度就更尽在不言中了，简直像一种哲学观。

这几天想个不停的还有羽生结弦。窃以为莫文蔚小姐的处理也特别“一生悬命”——你为很脆弱、将断未断之际，偏偏锋刃回、前路转，豁然开朗、别有洞天，观照了大千世界。于是又想到张艺谋的开幕式。他用来点燃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的，不也是“一叶知秋”的小火苗吗？“中国人讲的是意境，讲的是从一个最小、最细节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。”微光，“我们”，一起向未来。



舞狮图(中国画) 楼传兴作

自从投入生活，领略了它的滋味，我便对生活怀有饱满的热爱。在岁月用种种烦恼和苦难慢慢地浸润了以后，我仍不减对生活的热爱之情。

偶尔我也空虚和寂寞，孤独也是经常发生的，然而始终没有厌倦生活。多年以后，我弥留之际，将一定还会表现出对生活的眷恋！生活本不尽善尽



夜光杯

吾情若蓝

朱鸿

美。公平和正义，也只能向往和逼近。不过再糟糕的生活，也有无穷无尽的诱惑，包括美和善的诱惑，以喻人类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。我坚信生活是好的！

吾情若蓝，是因为我一直热爱生活，并至诚地生活着。其情真，其情切，其情重，其情浓，其情有直有曲，其情敏于冷暖，感于忧乐，合乎天道。目见五色，蓝色非常恰当地对应了吾情。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，五色之中，虽然青为其冠，不过青是取诸蓝的。

蓝是祖先压榨植物，其汁所成的一种颜色，属

于一种创造。木蓝、马蓝、松蓝和蓼蓝，都能染布为蓝。蓝也是大海的颜色，长天的颜色。仰望星空，可以发现汇聚在宇宙的深处，汪然的，总是幽幽的蓝。蓝色难免是冷的，不过它更是纯净的。宝石蓝象征着希望和高贵，而孔雀蓝则颇为神秘。

此时此刻，风慷慨地给天空送来了很多白云。请允许我借一片，放上我的蓝。

曼殊的所有作品，似乎都与这座房子无关？其实，认识这位只有35岁的诗僧、画僧、情僧、革命僧，真的不可忽略这6至13岁的童年。三度与袈裟竹杖为伴，一生在浪迹天涯中寻找温暖，一心向往民主与革命，留下丰富多彩的诗文，都与童年的孤独、压抑、挫折相关。他的性情，他的人生，他的作品，都与这座房子相关。他的多样性，复杂性，丰富性，都与这40平方米相关。

这一天，珠海苏曼殊文学院在这里挂牌。人们惊喜地发现，100多年了，四周高楼大厦的汪洋大海，并没能把这座平房淹没。这座小平房，远不止40平方米的价值。这里保存着一位天才苦难的童年。保存着一位旧文化精华的最后收藏者，新文化曙光的最早呐喊者，已破待破的密码。

其实，认识这位只有35岁的诗僧、画僧、情僧、革命僧，真的不可忽略这6至13岁的童年。三度与袈裟竹杖为伴，一生在浪迹天涯中寻找温暖，一心向往民主与革命，留下丰富多彩的诗文，都与童年的孤独、压抑、挫折相关。他的性情，他的人生，他的作品，都与这座房子相关。他的多样性，复杂性，丰富性，都与这40平方米相关。

苏曼殊故居

蔡旭

七夕会

了句久困于疫情的人们的心声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张培成画的虎看上去凶巴巴的，但放眼周遭一片花海，老虎好像有点蒙，不知道该怎么对此美景坚持下去……不少画家自己制作贺卡。陈尚隆用电脑制作的贺卡中的虎，真是又凶又媚。其实这手法很传统，就像京剧里张飞的扮相，威猛中带三分妩媚。

何曦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画了虎尾。何曦的虎尾上停了一只蝴蝶，让我想起新罗山人笔下被马蜂蜜的虎，感叹同虎不同命。我刚好找到一张橘红色的卡纸，就是老虎的颜色，所以省了给老虎上色的程序，留白就行。有人问我，为何画虎尾？我说，虎尾者，虎威也！其实是懒，不能说。

正经人画不正经虎

林明杰

为标准来评价，现代画家令古人望尘莫及。不过物极必反。对只要去趟动物园就能看到真虎的现代人来说，看逼真的虎画又感到不好玩了。画得像不好玩，画不像才好玩。于是乎我看到，壬寅虎年，许多正经画家画起了不正经虎。而且这些画家大多不是以虎画闻名。反正不靠画虎吃饭，想咋画咋画。山水画家庞飞画了一对新婚的呆萌虎夫妻。但我怎么觉

老虎本来就是力量和威猛的象征，何况其自身颜值还高，很入画的。但是，虽然老虎是古代中国一种正经的传统绘画题材，但古人画的虎却大多“不太正经”。

有句贬义的成语“照猫画虎”，但这其实是古代画家画虎的常态。很多古代画家都是照着猫来画虎的，只是画得更凶猛夸张而已。因为古代极少画家有机会看到真虎，更别说给虎写生。好在古人也不太苛求写实，于是乎大家放开手百花齐放地画将起来，倒也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，具有装饰感的造型艺术。但也不是所有画得奇奇怪怪的虎都是因为画家没见过真虎而画不像。譬如新罗山人的《虎啸图》，它还有个姐妹篇在台北

时尚